

明清别集丛刊



宋 濂
全 集

三



宋濂全集

三



宋 濂 著

黃靈庚 編輯校點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卷五十 碑三

義烏重濬繡川湖碑（《芝園後集》卷四）

義烏有繡川湖，在縣西一百五十步，廣袤九里三十步。舊設東、西、中三管，稽其戶田之數，以均水利。其所溉凡八百九十五畝，後加疏濬之功，其利愈博，以畝計者，至於一千五百而贏。東南各有斗門，醴以二渠。東渠循堤折行，會於南又折而東，疏爲三以達於田。然而衆流行潢沔間，挾之人湖，其勢易致填闕。在宋紹興甲子，知縣董燿請湖爲放生池，嘗一濬之。淳熙戊戌，縣丞吳沃以春夏暴漲而淫，管不能宣洩，始更爲牐，視羸縮而司啓閉，仍架石橋其上，人因以吳公名之。開禧丙寅，縣丞胡衍，景定甲子，知縣林桂發復皆重濬之，自後無繼之者，一遇亢陽爲沴，水輒涸，田遂不稔。

曲阜孔侯來爲縣之三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廢具興。乃躬履湖濱，愀然而歎曰：「無湖是無田也。茲非縣令之責乎？」歸與僚佐謀，集八鄉二十八里之民，量地定繇，分鄉授事，各植小幟以別其界域，使之不相淆亂，嚴示期約，責其成功。於是畚鍤齊舉，有不戒而趨之意。侯恐其過於勞也，趣承水利之家，具酒漿菹醢以食之。勸相既頻，功緒日就。湖之北，故爲官道，水齧蝕且盡，因築而廣之；湖南沿隄亦有曲逕以通人行，居民侵塞，且及湖百尺，皆斥而復之。雜藝花柳，映帶左右，復聚土爲山於花島之

後。經始於今洪武戊午正月十五日，至三月十八日，湖之濬已及三之二，以東作方輿，遂輟其功，其深約五尺有奇，役工三萬二千有奇。自興是役，晝恒晴，夜或雨雪，迨夫遂事，淫霖久不止，君子謂侯愛民之所感。是歲，婺七縣大旱，並湖之田，獨獲有秋。縣人士懷侯不能忘，援昔人名橋故事，既名土山爲孔公墩，以識侯功。復來謁予文爲記，欲示後之爲令者，俾嗣濬之。

余觀載籍之中有民社者，能修陂渠之政，則屢書之而不厭其詳，此無他，以民食之所繫，故特用是爲勸也。昔者史起之爲鄴令，大興水利以利民，至有「烏鹵生稻粱」之謠，逮今五尺之童亦有能知其賢者。世之爲令者，苟能如起之愛民，其修名有不垂於無窮者乎？繡川湖，縣之巨浸，一方之所倚賴，自景定甲子以迄於茲，已閱一百十五春秋，佩銅章墨綬者，不知其幾，人皆漠然不以爲意，而孔侯獨能行之，可謂無愧昔賢者矣。因備書之，勒於金石，非惟永侯之文（一），抑亦勸來者使則效之也。侯名克源，字敦夫，孔子五十五代孫。繫之以詩曰：

華川之墟，衆水所趨。其勢迴旋，匯而爲湖。黃流奔衝，歲受洿濁。不有濬之，化爲平陸。孰爲其先，澤我甫田。孰爲其後，維令之賢。其賢爲誰，裔自曲阜。我煦我育，不翅召父。百齡絕響，曰吾繼之。民食攸繫，何敢弗思。乃程土功，乃集徒旅。畚鍤齊興，其來如雨。森之綢綢，斥之綠綠。翕之鳩鳩，離之休休。窳者既深，壅者斯戢。建牖築防，節其出入。潦水時行，納之若虛。猶如東瀛，注於尾閭。亢陽爲沴，靡神不格。徒爾號呼，土毛盡赤。我行我野，黍苗芃芃。亦有流泉，其聲淙淙。人力勝天，遵古之義。胡不是修，索諸茫昧。彼歲遘凶，我年獨豐。拊己而思，曰（二）誰之功。功在不刊，非文莫紀。采而書之，敢告惇史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文」，嚴本作「續」。

〔二〕「曰」，原作「侯」，據韓本改。

蘇州萬壽禪寺重構佛殿碑（《芝園後集》卷六）

蘇之長洲東北二里，萬壽報恩光孝禪寺在焉。初，晉義熙中，有沙門曰法愔，自西域至中夏，與慧遠法師結社廬山。已而來蘇，以念佛三昧，化導有情。蘇人翕然歸之，爲建淨壽院。梁時更名安國。唐長壽二年，又更名長壽。尋毀於兵。吳越錢氏有國，中吳軍節度使錢文奉重作之，又更名安國。吳長壽祥院〔一〕，始易禪僧明彥主之。宋大中祥符二年，丁晉公爲奏改爲萬壽。崇寧二年，詔加崇寧於萬壽之上，政和初又更名天寧，紹興七年，復詔更今額，爲徽宗薦嚴之所。

元至正末，天下大亂，寺爲兵所焚，羣僧散走，鞠爲樵翳之場。國朝洪武癸丑，蒲圻魏君觀來爲郡，周視廢基，蹙額而言曰：「是刹之廢，不得名浮屠不足以起之。行中禪師仁公乃寂照和上世適，今住虎丘，德涵道融，堪爲人天師，且兼通儒家經，發爲辭章，嚴簡而有法，內外之學雙至。中興之責，庶其在是乎？」遣使者致書幣，凡三往而後應之。視其寢室，則床第蔑如也；稽其谷粟，則盎無斗儲也；訊其執役，則童隸無有也。師泊然獨居，若享萬鍾之祿者。曾未幾何，僧之散者復還，遠近清修士魚貫而來，有饋食者，有供三衣者，有施黃白金者。禪師曰：「可矣。」戒左右重構大雄殿五楹間，鑿石於

山，市材於江，陶瓦於郊，工者奏技，壯者獻力，鞠明究曠，不督而集。四阿有嚴，若翬斯飛，丹腹絢爛，眩人心目。僦工於甲寅春二月，至乙卯冬十月，厥事告成。禪師太息曰：「寺之凡役，殿爲鉅。殿既成，門廡堂室當易爲爾。吾耄矣，宜選春秋強盛者繼之。」禪師乃退居松林蘭若，勤舊合輿議，延瑩中璫公嗣其席。璫公嘗請業禪師，不復固辭。乃走吳江水月廢刹，輦致三世如來像，妥奉殿中，觀者起敬。璫公晝夜孳孳，將次第成禪師之志，復來請文以示後之人，誠可謂賢也已。

嗚呼！大千界中，不離一念，建治銷燬，隨感而形。昔也茲刹付之虐燄，化樓觀而爲灰燼，果誰使之哉？此一念也。今也剪翳剔荒，變瓦礫而成梵官，又孰爲之哉？亦一念也。善惡之所繫，其懸隔有如此者，可不慎歟。禪師起廢之功，無讓於開基；璫公善繼之力，必漸復於舊觀，皆肇於一念之善者也。法社緇衣之士來居於茲，來游於茲，尚當擴而充之，爲聲聞，爲緣覺，爲菩提薩埵，雖曰「二」等妙二覺，亦可拾級而升，無有出於此念之外者，毋徒委爲有漏因果而忽之哉。寺有唐僧貫休所畫十六羅漢像，頗著靈異。吳越時，邵思實等共建尊勝二石幢，今猶存。詩曰：

牽牛南斗姑胥墟，義熙神僧建梵居。相傳正受啓凡夫，以法籠絡爲周陸。洿泥欲現金芙蕖，盛衰相尋雲卷舒。歲幾及千道如初，飛樓湧殿薄太虛。鬱攸毒餗翻赤烏，化爲灰燼無復餘。上遮叢棘下夫須，白烟斜日寒隼呼。虎丘尊者名浮屠，見性炯若摩尼珠。胸中藏書比石渠，應聘而起三歎吁。食無糗糧衣無襦，亦立何以興吾廬。瀟然一榻結雙趺，風聲颯颯撼州閭。四方聞者魚貫趨，布泉盈囊粟滿車。捆載有若神鬼輪，成此寶構只須臾。龍礎承楹列砮砮，棖題攢星塗以朱。日月回薄氣扶輿，攝慳破執道力驅。空中樓閣齊毗盧，法筵誰嗣乃其徒。利如干將溫六瑚，吳江有剝委平蕪。尚留像變金作

膚，妙莊嚴像愍且都。輦致中座青蓮敷，直揭紅日升天衢。大綱既挈萬目據，三門夾序暨堂塗。勢可馴致當不孤，祇今勝概迫然殊。黑白駢首施拜膜，鏜鞳始獲聞鼓魚。有情弱質同巴且，暮枯寧復論朝腴。一念搖曳風中旗，大雄慈憫猶己痛。乃假塔廟作世模，由外修內詬淨除。事爲不落有與無，空空色色皆真如。作銘者誰列仙儒，鐫之青瑤字縈紆，後千百載期不渝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安國吳長壽禪院」，原作「安國長吳壽禪院」，據嚴本乙。

〔二〕「曰」，原脫，據《續文粹》補。

重壕釋迦文佛臥像碑銘（二）（《芝園後集》卷七）

蘇州報恩萬歲教寺乃吳赤烏初大帝爲乳母陳氏所建，名曰通玄。唐玄宗因其年改作開元。吳越錢武肅王爲之起廢，揭以支硎山報恩寺舊額。宋徽宗崇寧初加以萬歲之號。至佛日崧公來爲住持，專講《華嚴經疏》，尊爲賢首教寺。

寺有淳祐鉅閣七楹間，下覆釋迦文佛滅度之像，相傳自唐則有之，州民攀慕徼福者殆無虛日。元季僞吳張士誠據有其地，惑五行家之言，強謂佛臥非吉徵，更造立像，民情焦然弗寧。及僞吳亡，德巖法師俯徇羣請，起主寺事。不二三年易腐爲堅（二），殿堂樓閣門廡寶塔之屬，皆一一葺治，煥焉如新。已而歎曰：「諸役幸粗完，像可不復於古乎？」於是走告民間，不分毫倪，皆舉手加額，競輸貨泉，以後

爲愧。法師乃戒塼土之工，斲嘉木爲骨骼，承以高座，塼臥像其上，塗以五色，覆以彩衾，諸弟子涕淚悲泣，環列前後；摩耶佛母亦立其側，悵然興哀。唯曼殊、普賢二大士，神情閑曠，超出死生之外，用意精緻，形模宛然。像長六十六尺六寸，高一十二尺，曼殊等像高一十八尺。經始於洪武十二年春三月某日，其年夏五月某日訖功，糜錢幾萬有奇，用功幾百有奇，俾來俾濂記之。

嗚呼！佛之法身，猶如虛空，本無去來，何有生滅？其示八相以覺羣迷，不過降本垂迹，俾同入法而已。本則真諦，迹則俗諦，真俗混融，皆不思議之事，烏可以異觀哉！況八萬四千，無非度門，觸類而入，洪纖畢達。姑以入滅論之，實具《華嚴》五教大旨，小乘雖除我執，未達性空，但知實色，故示之以涅槃，非近於愚法聲聞教乎？色法二相，本無自性，皆從緣生滅度之際，斷緣歸空，非近於大乘始教乎？應身雖法，亦屬幻有；幻有既滅，真空獨存，真空既存，幻有亦住，二體互融，了不相礙，非近於大乘終教乎？滅而非滅，非滅而滅，非滅而有，既滅而空，空有雙泯，理事交奪，如如不動，無即無離，非近於大乘頓教乎？熙連可^{（三）}間居，然唱滅靈山會上，儼爾常存，隨舉即色，隨舉即空，如示一身，不起於座，如化多身，徧滿塵刹，無量爲一，一爲無量，力用相收，縱橫自在，非近於一乘圓教乎？諸有情衆，若勝若劣，來瞻靈像，隨其機宜，證人教位，至於混極，不翅親聞盧舍那，演說《圓滿修多羅》之爲快。法師此舉，其於樹教基，續慧命，有功於法門甚大，非止福澤被于一州而已。抑濂聞昔人設像，俱有所表見，非苟然也。如來中居，表衆生大覺之心，飲光勝尊在左，表自利之行，慶喜在右，表利他之行，曼殊乘師子，表大智而降嘖也，普賢騎象王，表大行以制貪也，他如劍斧兩神，則表觀空擇法，二智取義保遠。使人目擊而道存，故歷代襲之，定爲常法，而此涅槃之像，奈何獨無所表乎？濂因略

舉雜華之說，斷然謂五教之理咸具，不然，佛法徧滿一切處，是果何言哉？濂既爲作是記，殷勤遐仰，復學主夜神以偈贊佛之語，繫之於後。

法師名淨行，德巖，其字也。博通帝心、雲華、賢首、清涼、定慧諸家書，力振其宗於將墜之時，一彈指間，悉起諸廢。其化導有緣，以成法師之志者，善長、正宗二沙門也。偈曰：

世雄大悲利羣物，果後示權不思議。既由應身顯法身，從體起用宣妙法。人機既得饒益故，唱入滅度示化儀。化儀有始而有終，所以懲創懈怠者。七寶牀中右肩〔四〕臥，慧日一朝竟西沒。娑羅樹林皆變白，諸天哀號雨天華。四衆圍繞共悲哽，妙香結樓奠金棺。發三昧火而自焚，各分設利建塔廟。如來雖入般涅槃，畢竟終無涅槃者。是知一性鎮常住，不從變易有生滅。倬哉賢首古伽藍，三吳法會斯第一。乃造涅槃微妙相，因相攝入有情衆。近遭紛更紊常制，緇素粲然失怙依〔五〕。有大比丘起復古，最先補苴諸樓閣。一一莊嚴成妙境，次令埏土肖靈像。五色交纏廣博身，州民瞻禮至灑泣。如還故鄉逢故物，此即大乘正法門。種種皆能濟羣品，觀者毋以像觀像。如觀雜華大經王，字字化爲法燄雲。雲中化佛皆現前，一身示現無量身。無量身中現一身，令我悉除邪見網。直濟難思解脫海，行住坐臥皆見佛。佛之智慧如虛空，無性無生無所依。大光明藏時時現，與我無同亦無別。從上所言真實法，衆生慎勿懷疑念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《續文粹》題作「蘇州賢首教寺重壕釋迦文佛臥像碑銘」。

〔二〕「易腐爲堅」，原在「葺治」下，據《續文粹》乙。

〔三〕「熙連可」，原脫，據《續文粹》補。

〔四〕「肩」，原作「脅」，據《續文粹》改。

〔五〕「怙依」，原作「依怙」，據《續文粹》乙。

佛鑒圓照論師大用才公行業碑（《芝園後集》卷七）

濂之方外友具庵法師玘公，手造行狀一通，來謂濂曰：「吾宗有大道師曰佛鑒圓照論師，以至正十九年三月十九日滅度於南山演福教寺。其未滅度時，頭目忽岑岑然，乃召弟子謂之曰：『我生緣將盡。』即焚香面西而坐，厲聲稱西方佛號，晝夜六時，聲無暫輟。至於浹日，又曰：『爾等勿謂修持無驗。吾淨土緣稔，三昧現前矣。吾其行哉！』即具浴更衣，據觚翰爲書，以別相知者。復作《辭世偈》一首，合掌而逝，一城之人無不悼惜。及昇龕就火，省院重臣，憲漕達官，皆執纛紼以從。五色神光，自龕中發，火已，舌如紅蓮，齒牙如珂貝，舍利如菽者滿地，萬衆競取，灰燼一時俱盡。後至者穴地尺餘，亦得之。某年月日，建塔寺之南偏安養蘭若，奉諸舍利等藏焉。惟古之大德，視死生爲一朝，固無事乎表襮。然不託文章之家，登載徽行，何以聳善而扶教？今其得法上首大山等，既已修塔建祠，而法孫普福主山守仁，復以塔上之文爲請，願有以慰其遙思。」遂以其狀相授。

濂按狀而序之曰：論師諱必才，字大用，姓屈氏。台之臨海人。所謂四字名號，帝師大寶法王之所畀也。父諱哲，明大經，爲科目之儒，母趙氏，嗜善弗厭，而崇佛尤至。西域梵僧入夢顯徵，而論師降

生。甫能言，輒記《孝經》一卷。七歲，善屬句，脫口而就，聲文諧協，宛有思致。年十二，受經於西江瞿公。瞿公居越之報恩，實剡源暹公諸孫，通《天台教觀》。論師挾冊而從之，已而祝髮，受具足戒。十六，出游虎林，謁湛堂澄公於南天竺。湛堂見其顏貌峻拔，出語皆中肯綮，即以法器期之，命典賓寮。時玉岡潤公自集慶維那來居第一座，學子歸之如雲。論師亦執經入室，雖流金之暑，折膠之寒，足不踰戶限，如是者十年，凡山家部味之玄，教觀之要，一經指授，意釋心融，無不臻其闡奧。玉岡歎曰：「是子非靈山會上業已習之，烏能致此哉？」一時儕類，如我庵無公、絕宗繼公、英聲偉望，超出時流。至於剖決宗旨，議定教章，必推論師爲上首，舉無異辭。玉岡出世海鹽當湖德勝寺，延論師分座講經，雨注河翻，縱橫無礙，聽者咸詫，不異北峯之在世也。

泰定元年，玉岡升遷演福，行宣政院請論師繼其教席。當是時，湛堂聲稱喧播中外，衆意論師必願爲之子，升堂演唱之際，論師獨歸之玉岡，君子謂其知義，益推重之。至正二年，轉杭之興福。三年，亦升住演福。康里丞相屢鄉幣，咨決心法，一時貴人峻士，罔不望風作禮，施金帛者由是充牣。論師隨受隨散，首新大雄殿於兵燼之餘，既而三門兩序成，未幾，彌顯之堂又成；晚建萬佛寶閣，其崇以尺計者一百三十有奇，金碧輝煌，像變絢麗，法筵之盛，特冠南北諸刹，非惟留心有爲功業而已。凡其所蒞，講演大小部文，終而復始；修禮期懺，至若干會；其見於著述者，有《妙玄》、《文句》、《止觀》三大部，《增治助文》、《法華》、《涅槃》二經《講義》，荆溪、章安、法智三祖《禮文》，並行於世，而《詩偈》二編別傳。登門受業者，前後恒數百人，出據師位者在在有之。世壽六十八，僧臘僅五十六，竟爾西歸矣，悲夫！

論師爲人凝重簡默，觀行精勵，孜孜修學，無斯須懈怠。每夏終制解，同業者皆囊衣篋帙而旋故鄉。法師獨掩關謝客，益加磨淬，人不堪其清苦，而處之欣欣也。故其德業所就，光明俊偉若此。善乎！具庵贊論師之行曰：「論師以恢涵之量，邁遠之識，於空壞劫中建住成之效，而人或可有可齊者。至於發性具之微，肆辯說之雄，燦真燈於既昏，膠慧命於將墜，此豈世力之所能爲哉？」嗚呼！斯言至矣，盡矣。濂縱慾竭其世諦文字，以美盛德之形容，其何能度越之哉？是用不辭，姑評隲其本末，而序列如右，復繫之以銘曰：

清明在躬志如神，有開必先理廼申。巨顙深目疑應真，飛空而來杖刺闥。一股六環聲振振，夢中乘此大願輪。性靈無障如夙熏，雙瞋一鑠無全文。耳人心通俱正因，超然直詣止觀門。袖有神珠光燉燉，欲與迷轍開重昏。南東西北方位分，勝劣欲往咸知津。三鎮招提道益尊，師子作座寶華茵。一音演法春雷震，天雨雜華飛繽紛，龍鬼聳聽來僉僉。有時撥動三昧雲，幻出樓閣撐秋旻。昔也劫灰已四墮，夜半荒墟牛馬燐。今焉五采絢嶠峒，化佛無數黃金身。神機妙用翕然臻，但見協氣恒烟燭。安樂淨域空中存，銀沙寶樹琉璃園。鳥鳴籟動宣祕言，金臺來迎欸孤鶩。青蓮爲屋翡翠軒，左右旋繞千幢旛。法門明驗此無諼，心境叵得染淨泯，不礙緣生想相勻。人人負此希世珍，慎毋遺棄淪荆榛，弗信來微圓照墳。具官某撰。

重建寶婺觀碑（《芝園後集》卷一〇）

婺之寶婺觀，祠婺女星。始作於唐武德四年。初在郡城西北，吳越有國時，刺史錢儼徙於子城上西南隅。宋淳熙十三年，以知州事洪邁請賜今額。元九十年毀於火者再，皆官作之。

國朝洪武五年秋，觀復災。主觀道士楊道可與其徒同姓（一）者德生、德清謀，謂祠星所以休民，興役而出於官，是屬民也。屬民弗祥。乃持曆走境內，告於衆庶，各出貨泉相厥事，而屬劉仲謀等十餘人司出納之任。伐木於大山長谷，乘流而致於城下。僦匠傭工，甃城增址，作正殿五楹間。其南爲重閣三間，殿與閣之中構爲飛亭，亭之後先，聯屋以合庭雷。三門舊在閣南，正直通塗，今遷閣東三十步，由門循廊西上，抵玄武神祠，又折而西，始升於閣。三門之右，別建玄壇廟，餘若齋居實館之屬，各以次就緒，而星之像猶未具。先是，杭州衛都指揮使徐君司馬，嘗出鎮於婺，屢徵靈於星祠。其在杭也夢有所見，遣使者問所須。以像闕告，因命斷沉水香爲像，名其閣曰靈華，而奉像置其上，道可復迎其教所嚴事者共祠焉。工始於災之明年，越六春秋，至十二年冬始成，蓋役夫糜錢以鉅萬計，而有司不知。

州民懼忻趨謁，以爲有所憑依，不可無以示來者，於是道可持幣走告於濂曰：「婺以星名州。星之澤州民者甚大。宋宣和三年，方臘反，睦將陷，郡統領劉光世討之，兵次蘭溪，未敢進，夢霞冠羽衣神趣之行，且以病指告。劉至，盜黨就禽，及謁星祠，其像如夢中，一指將墜。開禧三年大水，先期告守土吏爲備，民不漂溺。景定四年，武義山寇爲亂，來犯城，屯於溪南，遇媼驚履，長數尺。盜怪問之，媼

曰：『城中人屢，皆若是耳。』盜驚散去。元至元十三年，郡既降復守，元將高興怒，欲屠城，夢神諭以勿殺。明日以火矢射觀，矢返墮軍中，見巨人坐城上，濯足城南水中，大駭，遂下令風民降，不敢戮一人。至正十六年，沿海翼兵自蘭溪夜叛還，謀襲郡城。神化婦人導叛兵食瓜田間，食已，皆昏迷失道，至城而天已曙，官兵有備，遂伏誅。此皆彰灼可徵之大者。而疾癘旱澇之禱爲尤驗，固未易悉數也。今觀事幸復乎故，皆神靈之所致，願記之。」

濂曰：「婺女之於茲郡，猶參之於晉陽，辰之於商丘，固宜祠而祭之。然惟有國者得祭，禮也。民之祭者，情也。先王之教，謹禮而不違民之情。一乎禮則拘，專乎情則濫，在人折衷焉耳。且田祖先嗇，民以其有功，一執匕^(一)，猶思之祭之，況昭回於天，恃賴以爲司命者乎？說者乃謂自南斗十二度至婺女七度爲星紀，吳越之分皆屬焉，何獨婺之人得專祠婺女乎？是不然，吳越之分固廣，而斗牛女之所該亦廣，苟以纏度細推之，郡之墟正上直^(三)於婺女爾，星之降祥，焉可誣也？今道可劬躬焦思，而盡力於神，無非爲民祈福。濂如其請，特載星之威靈不測者，爲詳所以起州民之瞻敬，而俾繼承於無窮，豈止述起廢之功乎？」道可字南峯，郡人也。冲默而契道，嗣天師畀以崇真明遠宏道法師之號云。繫之以詩曰：

帝居冥濛天中央，宰制萬有御陰陽。經乾緯坤翕以張，百靈環衛燦文章。交參洞射下土方，州分國列奠厥疆。須女下流婺適當，赤光熊熊吐寒芒。名州建宮自隋唐，歷年百千氣愈亢。神宮巍然逼玄蒼，彤楹文戶紫檀房。高閣飛薨穆煌煌，神君之來天門黃。電母雷師翼兩旁，麒麟駕駟虹霓幢。羽衣絳裘雲錦裳，凍雨灑道塵不揚。清氛襲人靈始降，即之若無視洋洋。山君海王修典常，執玉來覲歲相

望。奉帝威令俾勿爽，鯨鯢戮死魑魅藏。耆耄有時告雨暘，麾箕舒颺畢沛滂。原多黍稷陽有杭，地寧天清民樂康。誰其尸之神降祥，嗟爾黎庶德是獲。善錫鴻慶慝被殃，神靈秉握帝紀綱。帝有正命莫敢攘，攘之以私帝所戕。神理惚悅誰能詳，史臣作詩匪昧荒，金石可渝斯不亡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姓」，原作「姑」，據《續文粹》改。

〔二〕「匕」，原作「巳」，據《續文粹》、韓本改，嚴本「一執匕猶思索之」作「樹藝也猶思之祭之」。

〔三〕「直」，原作「真」，據《續文粹》、嚴本改。

上天竺慈光妙應普濟大師東溟日公碑銘（《芝園後集》卷一〇）

皇帝受天明命，奄有方夏，鴻仁惠澤，覃及幽明，於是有學僧伽奉詔入京。上御奉天殿，丞相、御史大夫暨百僚咸在，而僧伽魚貫而見，時東溟大師年最高，白眉朱顏，其班前列。上親問以升濟沉冥之道，師備述其故，上悅，顧衆而言曰：「邇來學佛者，唯飽食優游，沉寢歲月而已。如《金剛》、《楞伽》諸經，皆攝心之要典，何不研窮其義？苟有不通，質諸白眉法師可也。」自後數召見，字而不名，人皆以爲師榮。及建鍾山法會，請師說《毗尼淨戒》，聞者開懌，時洪武五年春正月之望也。

師辭歸杭之上天竺山，日修西方安養之學，冥心合道，不雜一念。十二年秋七月朔日，夢青蓮華生方池中，華色敷腴，清芬襲人。既寤，召弟子妙修曰：「此生淨土之祥也。吾去人間世殆不遠乎？」至

四日，跣坐書頌，合爪而寂，世壽八十又九，僧臘七十有三。其月十日，奉全身藏於山之西峯妙應塔院。妙修乃具行業來言曰：「先師有墜言，吾死，非宋學士不可以銘吾塔。執事嘗與先師游，敢援斯故，竊有所請。」濂前年幸謁師，見師精神浮動眉宇間，戲謂師曰：「法力所攝，師之四體當益強。濂歲歲上京師，必過虎林，必與師談辯如今日也。」師曰：「學士固未艾，老身石火電光爾，烏能久乎？」遂一笑而別。豈意師果倏然而西往乎？銘何敢辭。

師諱慧日，號東溟，天台赤城人。宋丞相賈魏公諸孫。志慕空門，往縣之廣嚴，依平山等公，落髮爲桑門。時，子庭訓公講台衡之學於赤城，師走輪下而受其說，依科指授，便能領其大義，觸類而長，日增而日益。子庭歎曰：「投丸下峻坂，不足以喻其迅疾也。北峯之道，其藉之以大昌乎？」自是子庭一屬意於師，歷代相承微旨，所以扶正斥邪，伐異歸同者，無不言之。師之學，沉浸醲郁，而名動一時矣。一旦，假寐，似見有竹橫地下，竹上所凝者，白粥粲然，師因臥而餐之。及覺，言於子庭。子庭曰：「竹、粥，與竺同音，子得就地以食，其緣殆在上下兩天竺之間乎？子宜亟行。」師即持瓶錫而出，遠度浙河，拜竹屋淨公於上竺觀音教寺。竹屋見師俊穎，輒留之。所處頗卑濕，師賦詩以述其事，竹屋見之，謂其衆曰：「此郎不凡，他日當嗣主茲山，不可以少年易之。」爲遷燥剛之地，遇之如賓友。會有營繕之役，而施金帛者接踵而至，勤舊僧欲揭示氏名，以勵其餘，選工書者，衆卒無以應，師揚袂出曰：「吾試爲之。」霞布雲舒，精采煥發，竹屋見之，尤喜，且曰：「吾前言果不謬矣。翹翹蒼松，挺出於荆榛之上者，非其類也邪？」命典賓客，尋更掌僧籍。

竹屋既示寂，越溪澄公自演福來繼其後。越溪甚器師，延居後堂之版屋（二）。未幾，出世吳山聖

水，越溪念之，弗忍舍，復招還山，處以上座，以表儀四衆。吳、楚、閩、蜀之士，趼足而至者，動以百計。師隨其性資淺深而疏導之，作人之盛，當時罕有其比。元重紀至元四年，行宣政院采諸人望，以主列刹，而師獲住薦福。歷三暑寒，下竺靈山教寺災。至正元年，宣政使高公納麟謂非師無以膺起廢之任，移師泣之。師至，修普賢大士殿，雲間大姓蔡氏邀師至家，施錢十萬緡。師過姑蘇，大致香楠爲材，曾未幾何，大雄寶殿成。蔡卒，其妻夏氏爲刻佛菩薩洎觀自在、大阿羅漢諸像，黃文獻公潛實爲之記。四年，高公又遷住上天竺，子庭所謂上下兩天竺之徵，至是益驗矣。

師知緣契在斯，夙夜注心，罔敢怠遑。走募多金之家，初修大殿，次建三解脱門，次鑄巨鐘，構危樓以冠之，次營重閣講堂，上祠諸祖，下爲講法之所。他若白雲堂、選佛場及諸寮宇，一一皆完。復罄己橐，甃通塗，自普門達於三門，凡寺制所宜有，無不具焉。帝師大寶法王嘉師法行，賜以金襴法衣及慈光妙應普濟大師之號。十六年，師自念人貴知止，汲將焉求？竟撾鼓而退，隱於會稽山水間，飄飄然如野鶴孤雲，人不知其爲師。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穆爾公方領宣政院事，遣使者以物色訪之，力請還山，躬帥僚屬，奉幣以上。師知其誠，復再正法席，前後所住凡二十五年，國朝洪武改元，始獲謝事於塔院云。

師軀幹修偉，眉長三寸餘，其白勝雪。目睛閃閃射人，道德餘光所照，不問耄倪，見師經行，謹曰：「我白眉和上來也。」爭持香華，以爲供養。居常顏面嚴冷，片言不妄發，即發，雖對王公大臣，未嘗出一軟媚語。至於誘掖後進，辭色溫如春陽。天台、四明所著諸書，循環開授，止而復初，聽者咸謂披青雲而見白日。其在京時，輿論以瓦官升元教寺，乃天台初釋《法華》道場，不可久廢。乃以其事上聞，即天